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第43期
2010年6月，頁231-272

日治初期臺灣地方教育會之研究

謝明如*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日治初期臺灣地方教育會之成立經緯、會務活動及其歷史意義，指出日本領臺前，其國內已普遍設立地方教育會，以教育者為主體，負責協助教育行政及落實教育政策。日治初期，臺南首先引進教育會組織，臺北、基隆、臺中、新竹、桃園等亦陸續在地方行政首長之號召下踵繼成立教育會，其目的在管理書房及推動公學校教育，成員大多以臺人士紳及書房教師為主，故性質及會務活動均異於日本地方教育會。地方當局事先透過教育會聯絡書房教師，尋求改良書房與推動新教育之共識，並宣導相關規定及措施，以漸進方式落實書房義塾管理規程；同時，督促書房及士紳子弟入公學校就讀，影響所及，地方政府得順利落實書房管理政策，不少書房教師轉任公學校教師，甚至率領私塾子弟轉入公學校就讀。要之，新教育推展之初，地方教育會實扮演中介之角色，發揮溝通官民之功能，誠為日治初期地方教育發展過程中不可忽視之現象。

關鍵詞：教育會、教育團體、書房、公學校、日治初期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本文承蒙吳文星老師費心指導，提示許多寶貴的建議，並仔細潤飾文字；復蒙兩位匿名審查人仔細審查，惠賜修改意見，使本文得以更臻完善，謹此特申謝忱。若尚有不當之處，均由本人自負文責。

一、前言

戰前日本的地方教育會乃係伴隨新教育制度之建立而出現的地域性、職業性教育團體，與戰後教師連誼性質之教育團體相較，其目的、組織、性格、營運方式及業務活動皆顯然有別。簡言之，戰前日本的地方教育會大多具有協助教育行政之功能，在促進新教育之普及與定著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¹而殖民地教育會較日本國內的府縣教育會更具從屬性，²不時配合當局之需求，從事輔助教育行政、調查教育實況、落實教育政策及研究教學方法等任務。臺灣總督府直言臺灣教育會「專門遵從總督府之教育方針，遂行獎勵學事及關於社會教育之事業」³；甚至有研究者逕稱該會為臺灣總督府的「別働隊」。⁴可知探討殖民教育者，不可忽略教育會之作用與角色。日本自1950年代起已開始著手戰前地方教育會之研究，⁵近年投入研究者更呈增加之勢，⁶迄至2005年相關論著已多達155種。⁷顯示此一課題在戰前教育史及社會史中頗具重要性。

儘管如此，臺灣的教育會卻長期受到研究者所忽略。不可諱言的，日治時期教育史相關論著大多利用教育會出版之刊物

¹ 參見本間康平，《教職の専門的職業化》（東京：有斐閣，1982），頁329；梶山雅史，《近代日本教育會史研究》（東京：學術出版會，2007），頁28。

² 渡部宗助，《府縣教育會に関する歴史的研究》（日本：文部省科學研究費研究成果報告書，1991），頁4。

³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 36》（臺北：該局，1940），頁61。

⁴ 陳虹燦，〈日本殖民地統治下臺灣教育會に関する歴史的研究〉，收錄於梶山雅史編，《近代日本教育會史研究》（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7），頁401。「別働隊」意指脫離本隊獨立行動，以協助本隊行動之分隊。

⁵ 1954年，上田庄三郎以〈教育団体史—教育會の發展と沒落—〉一文探討戰前教育會之沿革概況，首啟研究之端緒。其後，上沼八郎繼之以信州教育會為例，從地方教育史的視角析論教育會興起之時代背景、組織及其活動。請參閱上田庄三郎，〈教育団体史—教育會の發展と沒落—〉，《教育文化史体系》，5（東京，1954.5）；上沼八郎，《信州教育史の研究：地方教育史研究序說》（長野：信濃教育會出版部，1964）。

⁶ 相關研究概況請參渡部宗助，《府縣教育會に関する歴史的研究》（日本：文部省科學研究費研究成果報告書，1991）。

⁷ 參見梶山雅史、竹田進吾，〈教育會研究文獻目錄（1）〉《東北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研究年報》，53：2（仙台，2005.3），頁301-327。

為材料，但以教育會為主題之學術論文迄今僅3篇，且皆以「臺灣教育會」為探討對象。⁸事實上，時人已明確指出臺灣的教育會係以1897年臺南教育會之創立為始，兩年後臺中教育會繼之成立。⁹然而，向來論及日治時期臺灣地方教育會者卻往往以1901年「臺灣教育會」之成立為起點，而視之為「日本最初的外地教育會」。¹⁰究竟形成此一認知的原因為何？其次，1896至1901年間正是總督府引進新式教育制度、推展近代學校之發軔期，地方當局於此時引進教育會組織之目的為何？其成立後對新教育之推展有何作用？與日本地方教育會有何異同？再者，1901年「臺灣教育會」成立前，各地方教育會似乎皆已沒落，其旋起旋落之原因何在？以上問題均有助於解明日治初期地方新教育推展之實況，而有深入探討之必要。用是，本文特以日治初期臺灣地方教育會為題，探討其成立之目的、經緯、特色及其發揮之作用與影響，俾釐清其在新教育推展過程中所扮演之角色。在架構上，擬先闡述日本領臺前其地方教育會發展之概況，以究明教育會組織引入臺灣之背景；其次，釐清臺灣各地方教育會發展之經緯；最後，剖析地方教育會之影響及其歷史意義。

⁸ 此三篇分別是：陳虹炔，〈日本植民地統治下台灣教育會に関する歴史的研究〉，收錄於梶山雅史編，《近代日本教育會史研究》（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7），頁401。許佩賢，〈戰爭時期的臺灣教育會與殖民地統治（1937-1945年）〉，《台灣人文三百年面面觀》（嘉義：中正大學台灣人文研究中心，2008），頁361-365。室屋麻梨子，〈《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1903-1927）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此外，屬介紹性質者有：又吉盛清，〈解說 臺灣教育會雜誌—臺灣教育會の活動と同化教育〉，《臺灣教育會雜誌別卷》（那霸：ひるぎ社，1995）；楊永彬，〈原臺灣教育會館歷史沿革〉，收錄於徐裕健等著，《第三級古蹟原臺灣教育會館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臺北：教育部，2002），頁7-36。

⁹ 松山捨吉，〈臺灣學事の過去及び現在〉，《臺灣教育》第159號，頁42。事實上，由該文之探討可知，「臺南教育會」成立於1896年。1898年以降，臺北、基隆、臺中、新竹、桃園等地繼之成立地方教育會。

¹⁰ 渡部宗助，《府県教育會に関する歴史的研究》，頁20。

二、領臺前日本國內教育會發展之概況

明治五年（1872）日本政府頒布「學制」，為日本引進近代教育制度之第一步。¹¹為推展新教育，「學制」第八章即明訂中、小學區之「學區取締役」¹²宜就區內之學事「相互論議」，「務求區內學事之進步」；¹³1875年文部省第三年報亦建議「教育事業……宜盡眾智，以公論之所歸定其方向」，¹⁴顯示頒布學制時，明治政府已有將教育問題宜付諸公議之想法。1878年，文部大輔田中不二麿在參觀美國教育制度後所提交之報告書「日本教育令案」中，亦建議在中央設立「教育國會」；地方設立「教育府縣會」，並鼓勵教師組成教育會或教員研究會，以「相互講究學業」。¹⁵其後，設立教育會之必要逐漸成為朝野之共識，中央與地方教育會乃相繼成立。中央教育會方面，1895年2月，貴族院加藤弘之等41名議員聯名提出「設立高等教育會議及地方教育會議之建議」，經文部大臣河野敏謙及其繼任者井上毅積極草擬高等教育會設置案，於翌年12月30日以勅令第390號宣布設立「高等教育會議」，延攬帝國大學總長、各分科大學校長、文部省各局長、諸直轄學校校長及其他具學事經驗者擔任議員，為戰前日本文部大臣正式的諮詢機關。¹⁶

地方教育會方面，自學制頒布翌年（1873）起，部分地方行政機關為應付新教育事業之各種問題，已陸續召開「學區取締會議」（按：學區管理會議）、「教育會議」、「教員會議」、「教員會」等各種學事討論會議。舉例而言，岐

¹¹ 日本文部省，《學制百年史》（東京：該省，1972），頁1。

¹² 即學區負責人，通常由地方上具名望者擔任，負責督促學就學、募集資金等，相當於1897年以降臺灣設置之「學務委員」。

¹³ 參見文部省，《學制》第八章，（東京：該省，1872），頁11-12。

¹⁴ 文部省，〈學士院會ノ成立ヲ要ス〉，《文部省第三年報》（東京：文部省，1875），頁15。

¹⁵ 參見石戶谷哲夫，《日本教員史研究》（東京：講談社，1978），頁117。田中不二麿所上呈之日本教育令案為1885年所頒布教育令之原案，惟其中關於設立教育議會之條文，當局考量情勢而予以刪除。日本文部省，《學制百年史》（別冊），頁290。

¹⁶ 日本文部省，《學制百年史》，頁291。

阜縣自該年起，每年召開4次學區取締會議，「議論學事之便否得失」；另召集縣內訓導開設「訓導會議」，討論小學規則與小學試驗法等。¹⁷1875年，長野縣水內郡成立「小學教員集會」，隔月開會一次，參與者有學務官、區長、戶長及各校教師等，¹⁸類似教師集會性質。此種於學制期（1872-1879）所設立的各種學事會議，即為日後地方教育會之「原型」（prototype）。¹⁹1879年，政府宣布廢止學制，另公布以地方分權主義為基礎之教育令，翌年旋又改訂，轉為官方主導之教育體制，地方一般行政隨之朝令夕改，教育行政一片混亂，由是，設置地方教育會之呼聲急遽高漲。迨至1890年代前期，以千葉教育會為首，各地相繼申請成立公、私立教育會。文部省為強化監督統制，避免教育會淪為自由民權運動之宣傳機關，乃要求各府縣加強管理教育會之規則、組織及營運等，²⁰因此，更加促進地方教育會之設立。據文部省統計，迄至1890年日本地方教育會數已達七百餘，會員達十萬人以上。²¹至日本取得臺灣時，已是「不問都僻……無不組織教育會」；²²「無一府縣未有教育會、無一町村未有教育談會」之境。²³

戰前日本地方教育會為數甚多，性質亦不一。研究者石戶谷哲夫將之概分三大類：(1)地方行政當局為討論教育行政、財政而開設，參加者除教師和地方當局外，亦包括町村民代表及學區取締等。(2)公設的教師研修團體：此類組織仍以地方行政長官為議長，惟會員則以教師為主，主要討論教學之利害得

¹⁷ 岐阜縣教育委員會，《岐阜縣教育史通史編》（岐阜縣：該會，2003），頁38-61。

¹⁸ 長野市教育會史編輯委員會，《長野市教育會史》（長野市：該會，1991），頁14-15。

¹⁹ 渡部宗助，《府県教育會に關する歴史的研究》，頁20。

²⁰ 国立教育研究所第一研究部教育史料調査室編，《学事諮問会と文部省示諭書》（東京：国立教育研究所，1979），頁118-119。

²¹ 文部省編，《文部省第十八年報》（東京：文部省，1890），頁66。轉引自渡部宗助，《府県教育會に關する歴史的研究》資料7，頁17。

²² 〈臺南教育會〉，《臺灣新報》第207號，1897.5.16，2版。

²³ 〈臺北縣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183號，1898.12.11，2版。

失。(3)教師自發組成的研修團體。²⁴惟無論屬於哪一種類別，多數均扮演形塑地方共識之角色，²⁵並具有「備諮詢」或「教員研修交流」兩種功能。²⁶

此外，日本地方教育會會員及幹部結構、營運概況等，亦普遍具有共同的特質。一般而言，教育會係由地方行政官員、師範學校教職員、小學校教職員及地方名望家等所組成。²⁷其會長或總裁大多由地方長官擔任；實際的會務則由學務部（課）長、師範學校校長等地方教育行政主管者負責，再因應各地實情，選舉小學校長、中學校長或教職員等加入營運體制，²⁸故多數組織具有「地方行政當局外圍團體」之性格。²⁹舉例而言，1885年福島縣私立教育會成立時，即由縣知事擔任總理，學務課長擔任會長，與縣當局關係頗為密切。再如1886年成立之上野教育會，會員共53名，其中，包括縣學務課員4名，以及師範學校教職員11名。會長、副會長分別由縣學務課長土屋重雄、師範學校教諭篠田利英擔任；幹事由篠田利英、師範學校教諭瀧澤菊太郎、縣學務課員白井茂八郎等3人擔任，顯示學務課與師範學校教職員在該會位居主導之角色。³⁰

經費來源亦影響組織之性質。以會則觀之，教育會主要收入來自於會費，其餘尚包括負擔金、事業收入、補助金及捐款等。惟部分地方教育會因無法順利徵收會費，因此向其下級之郡市教育會課以負擔金，並仰賴縣當局之補助金。例如福岡縣教育會的收入來源中，補助金所佔比率1900年為29%；1910年提

²⁴ 石戶谷哲夫，《日本教員史研究》，頁119-125。

²⁵ 渡部宗助稱之為「容權力（按：納入當局體制）的教育運動」。參見渡部宗助，《府県教育會に關する歴史的研究》，頁4。

²⁶ 佐藤秀夫，〈高等教育會および地方教育會〉，《井上毅の教育政策》（東京：日本近代教育史研究會，1968），頁793-805。

²⁷ 梶山雅史，〈岐阜縣下地方教育會の研究—安八郡教育會の發足狀況〉，《地方教育史研究》，18（東京，1997），頁16。

²⁸ 本間康平，《教職の専門的職業化》（東京：有斐閣，1982），頁290。

²⁹ 本間康平，《教職の専門的職業化》，頁295。

³⁰ 清水禎文，〈明治期群馬縣教育會之展開〉，梶山雅史編，《近代日本教育會史研究》，頁110。

高為52%，顯示其逐漸仰賴當局支援。相較而言，信濃教育會的收入來源始終以會費和事業收入為主，相對較容易維持其獨立性。³¹

教育會主要的事業活動包括提出建議或答覆垂詢、出版機關誌及刊物、辦理教員養成事業、研究學校教育及調查教育相關事項等，其中，尤以出版機關誌和辦理教員養成事業為最顯著之業績。就前者而言，自1887年大阪府教育會出版《大阪府教育雜誌》以降，府縣、郡町村立教育會等紛紛出版機關誌，迄1894年日本領臺前已多達88種，佔明治以降同期（1867-1894）累進教育雜誌355種之22.8%。³²其內容包括研究論文、教育實驗、地方及會員記事等，乃係教育者之間重要的「情報回路」³³，亦為地方教育官員宣達教育政策之管道。至於教員養成事業，往往搭配府縣當局舉行的臨時試驗檢定，以解決師資不足之問題，可說是師範學校外主要的師資培育途徑。例如1908年以降，宮城縣為解決尋常小學教師不足之問題，乃委由縣教育會舉辦教員養成講習會，講習結束後施予臨時試驗檢定，以培育尋常小學准教員。1914年以降，改由縣、郡教育會分別擔任培育尋常小學校本科正教員和尋常小學校准教員之任務。³⁴又如廣島縣私立教育會，自1889年起即設立「講習部」負責教員養成事業，迄1931年教師人數飽和前，數度配合廣島師範學校組織之更迭及需求變更其培育對象和養成資格。³⁵

要之，以教育關係者為主所組成的日本地方教育會，因自始即基於協贊地方教育之目的而成立，故其幹部結構、經費來源大多與地方當局密切相關，部分業務活動則往往配合時勢需

³¹ 本間康平，《教職の専門的職業化》，頁292。

³² 據小熊伸一等著，〈近代日本教育雜誌史研究（1）〉表二及表三計算而成，參見小熊伸一等著，〈近代日本教育雜誌史研究（1）〉，《櫻美林論集》，17（東京，1990.3），頁52-62。

³³ 梶山雅史編，《近代日本教育會史研究》，頁31。

³⁴ 參見笠間賢二，〈宮城縣教育會之教員培育事業〉，收錄於梶山雅史編，《近代日本教育會史研究》，頁143-166。

³⁵ 參見大迫章史，〈廣島縣私立教育會之教員培育事業〉，收錄於梶山雅史編，《近代日本教育會史研究》，頁167-195。

求而辦理。此一教育會制度於日本領臺前已迅速普及，堪稱日本明治時期教育界之特殊現象，充分代表該組織在建立新教育制度中的重要性。相對的，清領末期，臺灣尚未全面導入近代教育，亦未有相同之組織，僅由士紳階層充當政府與民眾之中介，負責維護儒學道統，宣講聖諭。³⁶故日本領臺不久，臺灣地方當局即思運用日本經驗與臺灣社會階層之特色，推動成立地方教育會，協助落實其教育政策。

三、日治初期臺灣地方教育會之發展經緯

(一) 地方教育會之成立

1896年3月，臺灣總督府以勅令第94號發布「臺灣總督府直轄諸學校官制」，宣布設立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和14所國語傳習所，開啓臺灣近代學校制度之端緒。新學校建立之初，地方政府為募集學生，莫不以招待士紳、張貼告示、挨戶勸誘等方式招攬臺人子弟入學。惟就學者仍頗為有限，且異動率甚高。³⁷相對的，就讀書房者卻不減反增。依據《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之統計，1898年全臺書房學生數為27,568人，1901年增為28,064人；翌年再增為29,742人，³⁸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考慮促進新教育之法。

1896年6月9日，真宗本願寺布教師荻野英龍、平田博慈兩氏領銜向臺南縣知事磯貝靜藏提出「臺南教育會設立認可願」，表示設立學校、普及教育雖然急迫，惟仍須顧慮其他因素，「兩兩相謀，再行實施」，以「得其中庸」，故宜組織教育會「討議國家教育上必要之件，以資當局之參考」，進而達成「涵養日本精神，追求教育之普及進步」³⁹之目標。發起人

³⁶ 張仲禮著，李榮昌譯，《中國紳士—關於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科，1998），頁48-68。

³⁷ 參見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2005），頁29。

³⁸ 參見臺灣總督府學務課，《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2（臺北：該課，1903），頁76-77。

³⁹ 〈臺南教育會設置願〉，《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內務門學務部，冊

荻野英龍，1865年出身於和歌山縣，1886年擔任本願寺派本山教師，兩年後奉派前往東京早稻田專門學校修習政治科及英語科，1892年起先後在富山縣岡山市水波教校、兵庫縣履信教校等擔任教職，1896年1月以「臺灣派遣軍隊慰問使」身分赴臺，6月起擔任臺南布教所主任，同時在臺南城內創辦「開導學校」，自任校長，招募臺人教授日語。⁴⁰平田博慈同為本願派布教師，與荻野氏一同創辦開導學校，並擔任該校教師。⁴¹由此可知，荻野和平田兩氏均為教育者，故可能具有參與日本國內地方教育會之經驗。其認為新教育之推展有賴與地方人士商議，施行時方可達致中庸，正符合日本國內教育會以「公論」推展教育事業之構想。由時間觀之，倡設臺南教育會，正為「開導學校」創立之時，彼等需與該地士紳耆老或具名望資產者建立關係，自不待言。另一方面，臺人亦有贊同者。請願書「發起人」中尚有臺人洪宗漢、張建功、鄭朝宗、邱玉坡、吳磐石等區委員之署名，其均係佩綬紳章之士紳，顯示該會亦頗獲地方領導階層之支持，進而推動該會之成立。該請願書提出僅4天，6月13日，臺南縣知事磯貝靜藏即批示該組織在「時勢上甚有必要」，而迅速發給成立許可。⁴²關於其「必要性」，事後磯貝知事在該會之例會上清楚地說明：

本邦不問都僻，於設置學校之同時，沒有不組織教育會以講究教育進步之道者。臺南為本島悠久之古都，關於教育，與臺北、臺中各地相比，負有領先之義務。今有志諸氏在文化進運上投注熱情，組織臺南教育會，使余欣悅者無逾於此。向來教育會之盛衰與當地教育之普及、文化之盛衰密切相關，故諸氏對此會之責務亦重。⁴³

號9688，文號16，1896.6.9。

⁴⁰ 〈宮本英龍へ臺南監獄教誨事務ヲ囑託ス〉，《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四門官規官職，永久保存進退，冊號798，文號18，1902.10.14。

⁴¹ 〈化雨一堂〉，《臺灣新報》第113號，1897.1.23，1版。

⁴² 〈臺南教育會設置願〉，《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內務門學務部，冊號9688，文號16，1896.6.9。

⁴³ 〈臺南教育會〉，《臺灣新報》第207號，1897.5.16，2版。

顯然的，磯貝知事之所以迅速核准該會成立，乃係鑑於日本地方教育會與近代學校教育普及之關聯性，以及臺南在全島文化地位之特殊性，而有意開風氣之先；惟其根本意圖，乃在利用該會達成改良書房和促進新教育之目標。事實上，磯貝氏本有利用書房落實新教育之想法，1896年11月21日，其曾向總督府提出關於書房義塾之意見，指出「將帝國政體之概略和忠君愛國之意義灌輸至島民腦中，使彼等漸被感化，乃急務中之急務。……將日本國體政體之大略、忠君愛國之言行等以漢文體編纂，頒行於本島，規定若開設書房以教育子弟者必須併用頒布之書籍，教授學生，則對國民教育應有所裨益。」⁴⁴臺南教育會成立不久，磯貝氏即獲推戴為會長，⁴⁵並鼓舞縣內各書房教員務必加入該會，⁴⁶例會主題往往不脫改良書房與宣傳新教育兩者。顯示教育會正是磯貝氏用來改良書房的重要手段之一。

臺南教育會成立後，一時之間頗受關注，報章雜誌經常刊載該會活動之消息，其他廳縣遂相繼仿照辦理。1898年5月中旬，臺北「私立同人教育會」在臺北辦務署署長七里恭三郎主導下成立。據報載，七里氏漢文造詣甚佳，因而頗受地方士民愛戴。⁴⁷其自陳辦理署務期間，體察臺人之性情、風俗，認為「文質相離，失教育之道」，⁴⁸乃「聚集艋舺及大稻埕61所書房之教師，組織私立教育會，以研究國語，學習歷史及地理，俾以在各自考究之間，使書房教師自然習得日本事務，並使其感化力及於各書房學生」，⁴⁹隨後擬定章程，集款7,500圓，為該會資金。⁵⁰由於此時正為總督府積極研擬公學校令之時，⁵¹七

⁴⁴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該會，1939；臺北：南天，1995複刻），頁969-970。

⁴⁵ 〈臺南教育會〉，《臺灣新報》第207號，1897.5.16，2版。

⁴⁶ 〈臺南に於ける學事一斑〉，《臺灣日日新報》第13號，1898.5.20，5版。

⁴⁷ 〈請留使君〉，《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43號，1898.6.25，5版。

⁴⁸ 〈基隆私立教育會緣起序〉，《臺灣日日新報》第162號，1898.11.16，3版。

⁴⁹ 〈私立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6號，1898.5.12，2版。

⁵⁰ 〈基隆私立教育會緣起序〉，《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162號，1898.11.16，3版。

⁵¹ 1898年2月，總督府向府內調查係提出公學校諮詢案，討論公學校設立之利弊；

里氏所述清楚顯示臺北「私立同人教育會」雖以「教育會」為名，其目的卻不在研究教育，而在於改造書房教師，教授書房教師日本語及日本史地，使書房成為未來公學校的輔助機關，其性質與日本地方教育會有所不同。

惟利用書房推展新教育，並非地方官員個別之想法，而係不少總督府官員和教育者之共識。早在1896年10月，民政局屬木下邦昌之「學事視察報告書」即言：「本島書房由來已久，於教育上功績甚大，今若遽然廢之，教師窮於糊口，必將成為本島施政之妨礙……他日本島施行學制時，希依舊保留書房，唯期有改良書房之方策。」時學務部之意見亦與之相同。⁵²1898年2月，總督府調查係提出「對公學校諮詢案之答覆」，指出：

向來支配臺灣人頭腦者為孔孟之道，書院書房乃作為孔孟之模型而造，故再興之、獎勵之，將大為順應民意，苟違背之，則人心忽而離散，政治、教育皆無法成其目的。

又內地自寺子屋進而為小學校時，未必排斥寺子屋之師匠。故有必要以書房教師充任小學校教師，使其成為同伴。……傳授新教育的時間，最初以一半以上為限，一半應由書房教師教授句讀。

要之，再興書院，利用書房以圖國語（日語）之普及，應為今日學政之方針。⁵³

3月2日，總督府再派遣木下邦昌、高木平太郎等擔任公學校調查委員；同月底向地方長官發出照會，表示當前正著手準備設立公學校。7月28日，臺灣總督府公布敕令第178號「臺灣公學校令」及敕令第179號「臺灣公學校官制」，正式成立公學校。此一期間，報章雜誌即經常刊載公學校籌備之訊息。參見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頁217-218；〈公學校設置の理由〉，《臺灣日日新報》第1號，1898.5.6，2版；〈公學校令〉，《臺灣日日新報》第11號，1898.5.18，2版。

⁵²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頁969。另參見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16：3（臺北，1978.9），頁64。

⁵³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頁219。

一言以蔽之，與其廢除書房，不如因勢利導，使書房成爲新教育之助力，概爲當局之主流意見，而教育會正是地方官員用以統合并改造書房教師之媒介。

「私立同人教育會」成立僅兩個月餘，1898年7月27日，七里氏即因地方行政區劃調整而奉派轉任基隆辨務署署長，⁵⁴臺北「私立同人教育會」不了了之，七里氏遂擬於基隆「重起爐灶」。同年11月11日，七里氏邀集基隆辨務署參事蔡天培、黃發、陳文貴、福德街長江忠良、學務委員簡土生、書房教師劉維周、陳書、公學校雇員劉錫淇、蔡鳳儀、街長范元成、賴火輪等地方士紳及教育關係者11人，以及大島丑三郎、岡本幸二、山口傳吉、北原壽十、小原吉之助、就島頭信恭等公學校教師6人共同商議成立基隆「私立教育會」事宜。值得注意者，劉錫淇、蔡鳳儀原均是書房教師，前者曾開設明宮書房、本願寺書房，1899年獲聘爲基隆公學校雇員，教授漢文；⁵⁵後者於1897年1月獲基隆國語傳習所所長西鄉菊次郎以「輔助學生教授」爲名聘爲基隆國語傳習所乙科教師，教授漢文，與大島丑三郎、岡本幸二等人共事。⁵⁶其身份一則有助於在官民、書房與公學校之間居中協調，一則方便以其自身經歷宣傳新教育。⁵⁷會中，七里氏首先闡述立會宗旨曰：「帝國維新以來，於教育事業研究最深，凡都會、城、市區、町、村莊皆結社，計畫教育人才之方法。……諸生若以本署長之意爲是，俟後一概地方教育之事，皆由會社計畫。」眾士紳聞言即齊聲表示遵命。隨後

⁵⁴ 〈開署誌慶〉，《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72號，1898.7.29，5版。

⁵⁵ 〈劉錫淇基隆公學校雇員採用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永久保存，冊號9287，文號20，1897.2.10

⁵⁶ 〈蔡鳳儀基隆國語傳習所雇員採用方基隆國語傳習所所長へ認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二門官規官職，乙種永久保存，冊號194，文號40；1897.2.10；〈循循善誘〉，《臺灣新報》（漢文版）第338號，1897.10.23，1版。

⁵⁷ 蔡鳳儀積極支持新教育之態度，亦表現在對其子弟之教育上。1905年，蔡鳳儀之子蔡慶濤自公學校畢業，其原擬就讀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但因未達入學年齡，而改入基隆小學校高等科。〈基隆小學校の本島人〉，《臺灣日日新報》第2010號，1905.1.15，7版。

選舉幹部、擬定會規，該會遂正式成立。⁵⁸

七里氏以臺灣傳統的結社活動比附日本地方教育會，用意不外乎取得士紳之認同。事實上，基隆私立教育會成立之時，正為總督府頒布「書房義塾規程」之翌日。該規程正式將書房納入管理，明訂「書房義塾由辦務署長監督」，並應漸次加設日語、算術等課程，⁵⁹企圖使書房在地方長官之管理下轉化為公學校的輔助機關。如此一來，號召書房教師、地方士紳與公學校教師共同組成教育會，不僅是改良書房的重要手段，亦是向士紳宣傳新教育之管道。

其後兩年，臺中、新竹、桃園相繼參考基隆私立教育會之方式，號召縣下各學校校長及士紳等共同籌畫地方教育會。1899年3月19日，臺中縣公學校校長會議結束翌日，該縣旋發布將籌設「臺中私立教育會」之計畫。⁶⁰數日後，臺中縣書記官渡邊長謙與學務課長武藤針五郎參考基隆私立教育會之方式，邀集縣下各學校校長及士紳等討論設立教育會相關事宜，「以共謀普及教育之法」。⁶¹旋推知事木下周一為總裁，選舉幹部，討論會則，擬定四項研究課題：(1)教育與學文；(2)教育之會話、講習會；(3)調查臺灣從前學事；(4)其他關於教育之一切事宜。⁶²翌年3月18日舉行發會式，據報載，該日會場「衣冠濟濟，人物彬彬」，數日後，會員迅速增至375人，⁶³一時頗為壯盛。

1900年9月9日，新竹縣辦務署署長里見正義為振興公學校，乃召集諸參事、紳商及書房教師至新竹公學校，宣布設立「學務議會」，規定「各士紳教員每會集會一次，詳議教育利

⁵⁸ 〈基隆私立教育會緣起序〉，《臺灣日日新報》第162號，1898.11.16，3版。

⁵⁹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頁974。另參見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頁65。

⁶⁰ 〈臺中片信—公學校長會議〉，《臺灣日日新報》第261號，1899.3.18，4版；〈臺中片信—教育會設立の計畫〉，《臺灣日日新報》第262號，1899.3.19，3版。

⁶¹ 〈設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263號，1899.3.20，3版。

⁶² 〈教育會規〉，《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527號，1900.2.6，3版。

⁶³ 〈臺中教育會發會式〉，《臺灣日日新報》第566號，1900.3.24，2版。

益，何法宜舉，何弊宜除，務期斟酌盡善。」⁶⁴同時命令「所有世家子弟先行入校肄業，以為民倡」；各書房教師「須將8歲以上15歲以下之所教學生詳細向一學校造報。每日上午撥數名學生入校，下午仍入漢學。」⁶⁵此舉目的在於解決私學與公學校兩相扞格之問題。據統計，日治初期，新竹的書房數及學生數始終居高不下，1898年，轄區內書房數有280所，學生數5,200人，分別位居全臺第二、三位；迄1903年，數量雖有所減少，但無論書房數或學生數均高居全臺之冠。⁶⁶顯示該地就讀書房之風氣仍相當盛行。反之，公學校入學及出席情形則不佳。輿論指出，是時「新竹公學校學生在籍者350餘人，每日出席僅百餘人」。⁶⁷為此，新竹公學校長兼臺北縣視學林元三郎甚至利用奉派巡視各校之機會，向臺北縣知事村上義雄控訴「新竹公學校學生所以見少者，皆由私學之多故也」，而建議廢除書房。⁶⁸惟當時總督府既已頒布書房義塾規程，地方政府僅能遵守並研擬管理書房之配套措施。1900年12月初，里見氏正式召集「閩邑紳商」議設教育會，並委由新竹辨務署參事李祖訓、鄭拱辰、葉文暉、陳信齋及地方士紳鍾青、曾聯新等為發起人，「極力周旋」，擬「逐月在公學校內開會一次」，討論教育之利弊

⁶⁴ 〈公學振興〉，《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715號，1900.9.16，3版。

⁶⁵ 〈公學振興〉，《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715號，1900.9.16，3版。

⁶⁶ 據統計，1903年各廳書房數、教師數及學生數如下：

廳別	書房數	教師數	學生數	廳別	書房數	教師數	學生數
臺北	101	101	2,576	斗六	121	121	1,771
基隆	34	34	550	嘉義	118	118	2,105
宜蘭	65	65	1,763	鹽水港	138	138	1,405
深坑	27	27	549	臺南	65	65	1,068
桃仔園	89	89	2,979	蕃薯寮	33	33	497
新竹	158	158	3,281	鳳山	38	38	579
苗栗	115	117	1,885	阿猴	45	45	793
臺中	69	69	1,277	恆春	8	8	117
彰化	119	119	2,065	澎湖	22	23	450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學務課，《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 2》（臺北：該課，1903），頁75-77。

⁶⁷ 〈公學勸學〉，《臺灣日日新報》第754號，1900.11.2，5版。

⁶⁸ 〈議廢私學〉，《臺灣日日新報》第837號，1901.2.19，3版。

得失。主要業務包括「學術及學藝上之研究」、「教育談話會」、「相關教育制度之研究」及「有關教育一切事項」等。⁶⁹是月6日，《臺灣日日新報》刊載該會成立之消息，並摘錄里見氏對於該會之期許，略謂：

臺灣總督府曩布公學校令，新竹夙有公學校，是即教育新法之端緒，而子弟漸進新學之階梯者也。雖然人傾向尚狃舊俗而不通新法者居多，後日既噬臍，貽痛悔將奚及哉？……生等謀建新竹教育會，同志協力，企圖改良新竹教育而發達，斯舉也，實有關於世運而起者也。希冀賢明諸儒雅匡其不健而贊我微忱，庶幾同心協力，聿臻厥功也。⁷⁰

8日，新竹教育會舉行首次會議，席間里見氏即直指新竹紳縉世家子弟悉在家就學，絕少前往公學校就讀，而要求諸紳縉率15至25歲之子姪於每日下午來校肄業。為解除紳縉們對於公學校學生「年少無知，不能切磋」之疑慮，甚至承諾將「專撥教師」格外施教。⁷¹由上可知，地方當局試圖透過教育會控制書房並拉攏士紳子弟就學，而其根本目的乃在振興公學校教育。

新竹教育會籌備設立之同時，桃園教育會亦在公學校長與書房教師之共識下宣告成立。同年10月28日，桃園公學校校長與該地書房教師酌議設「桃園教育會」，相互研究教育之事，「以圖栽培人才」。媒體以該會有助於刺激文風而予以肯定。⁷²該會於是日選舉幹部，並立會規，明訂於每月第二個星期日在桃園公學校舉行例會，惟其後未再出現該會之相關報導，似已不了了之。

綜上所述，日本領台之初，以臺南教育會為首，各地陸續

⁶⁹ 〈教育設會〉，《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781號，1900.12.6，3版。

⁷⁰ 〈教育設會（承前）〉，《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782號，1900.12.7，3版。

⁷¹ 〈格外施教〉，《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791號，1900.12.18，3版。

⁷² 〈教育興會〉，《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757號，1900.11.7，3版。

成立地方教育會。其立會過程各不相同，臺南、桃園教育會係由日籍教育者首倡；臺中、新竹教育會乃由地方長官主導，再鼓吹或強制地方士紳、書房教師參與，故其性質除推廣新教育外，尚有傳達政令、管理並改良書房之功能，與日本地方教育會相較別具特色；整體而言，參與者之「主動性」似亦不及於日本地方教育會。惟不可否認的，成立過程中，仍有賴地方士紳等社會領導階層之支持，共同發起；成立後，士紳與書房教師乃係主要會員。用是，在部分地區之教育會中，臺人仍具一定程度之主體性，並藉此熱心推動新教育，或利用例會活動表達對施政之看法，此留待後述。其次，書房教師本為地方教育者，因此，在形式上，仍屬「教師」之同業團體。由上觀之，日治初期臺灣與日本的地方教育會仍有其相似之處。成立者以「教育會」名之，原因在此。

（二）組織架構及其成員

民間團體運作之成敗，往往端賴會務組織與人事之健全。為了解日治初期地方教育會之運作情形，需先探討其組織架構。關於臺南教育會之組織，依據該會會則第七至九條，設置「會長1名、副會長1名、幹事若干名」；「會長統括、整理會務，決定集會時間；副會長輔佐會長，為其代理；幹事從事庶務。」⁷³經會員推舉，會長、副會長分別由知事磯貝靜藏及書記官遠藤剛太郎擔任，⁷⁴至於幹事則不詳，僅知許廷光、蔡夢熊、商朝鳳均於1897年選任幹事。⁷⁵許廷光，1862年生，1887年補廩生，1895年獲聘為臺灣總督府事務囑託，曾與蔡夢熊合力勸誘「土匪」歸順，1897年4月授佩紳章，12月膺選為臺南縣參事，

⁷³ 〈臺南教育會設置願〉，《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內務門學務部，冊號9688，文號16，1896.6.9。

⁷⁴ 〈臺南教育會〉，《臺灣新報》第207號，1897.5.16，2版。

⁷⁵ 〈許廷光〉，《南國之人士》（臺北：臺灣人物社，1922），頁266；〈蔡國琳、蔡夢熊ノ二名ヲ縣參事ニ推薦內申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秘書門，冊號9536，文號73，1897.7.1；〈吳磐石并商朝鳳ノ二名參事任命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秘書門，冊號9533，文號12，1897.11.1。

翌年擔任臺南第一公學校學務委員。⁷⁶蔡夢熊，1893年補廩生，乙未之役時曾與許廷光、陳慶霑等出面安頓地方，並熱心慈善與公共事業，1897年授佩紳章，並獲選為臺南縣參事。⁷⁷商朝鳳，1883年補增生，進士陳望曾曾聘其為學堂主講，「四方來學者最多」，1897年授佩紳章，並登庸辦務署參事，翌年獲選為臺南第一公學校學務委員。⁷⁸三人皆係具有功名之士紳，日本領臺前已為臺南地方領導階層，此時更出面奉獻於新教育，在該會中擔任要職。除臺人士紳外，亦有日籍教育者膺任該職。如1898年8月幹事缺額，磯貝會長即提案由國語傳習所教諭平田忠四郎遞補，獲與會者一致同意。⁷⁹此外，會員中不少頗富名望的地方士紳係以非正式職位活躍於該會之中。如舉人蔡國琳，清領時期曾任蓬壺書院山長、育嬰堂暨恤嫠局主事等，並奉命纂修臺南府志，臺南國語傳習所建立後獲聘為甲科生入學試驗補助員。⁸⁰公學校成立之初，其每以「臺南教育會總代」身分出席公學校開學典禮並發表式辭；⁸¹或於會長、副會長缺席時擔任「臨時會長」主持例會。⁸²其餘如民政部通譯陳修五、區長楊鵬搏、學務委員黃修甫、陳慶霑等，自創會以來即「專為本會盡力」，1897年5月該會組織專辦孔子祭典之董事會，上述人士均獲選為董事，負責收租及祭祀等事宜。⁸³可知臺南教育會創會初期，不少臺人士紳在該會中扮演重要角色，並以學務委員、公學校雇員等身分協助推廣或參與新教育。成員方面，由於書房

⁷⁶ 〈許廷光〉，《南國之人士》（臺北：臺灣人物社，1922），頁266。

⁷⁷ 〈蔡國琳、蔡夢熊ノ二名ヲ縣參事ニ推薦内申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秘書門，冊號9536，文號73，1897.7.1。

⁷⁸ 〈吳磐石、商朝鳳ノ二名參事任命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秘書門，冊號9533，文號12，1897.11.1；〈商朝鳳〉，《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頁315。

⁷⁹ 〈臺南特信—臺南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100號，1898.8.31，7版。

⁸⁰ 〈蔡國琳參事二任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二門官規官職，乙種永久保存，冊號227，文號14。

⁸¹ 〈分教場開校式〉，《臺灣日日新報》第117號，1898.9.21，4版；〈公學校頒佈〉，《臺灣日日新報》第119號，1898.9.23，3版。

⁸² 〈臺南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50號，1898.7.3，7版。

⁸³ 董事共10人，除上述8名臺人外，另有奧村金太郎、滿留禎藏等兩名日人。

教師皆須加入該會，⁸⁴故會員中「本島人佔半數以上，且皆為有教育經驗者」。⁸⁵顯示該會雖係由日人號召成立，但從會員與幹部結構觀之，乃是以臺人為主體。

臺北私立同人教育會之情形大致相同。據報載，該會規約第三條規定設置「評議員12名，任期一年。其中，臺人須佔7名以上，於大會選舉之。」換言之，需有近六成之幹部為臺人；另設置「會師4名，專門負責會員的對策試驗及道德考察」。⁸⁶設置「會師」乃該會獨有之特色，其目的在以舊士人所熟悉之「對策」試驗督促書房教師學習日語和日本史地。可惜該會成立不久即未再舉辦活動，上述規則亦僅是紙上談兵，似未予落實。

繼之而起的基隆私立教育會，因未見其會規，僅能從實際任職幹部者進行分析。如前所述，1898年11月11日，在基隆辦務署署長七里恭三郎主持下，與會士紳和公學校教師相互選舉。其結果，推舉七里氏為會長、基隆國語傳習所所長大島丑三郎為副會長兼評議員。其他膺選為評議員者，有基隆公學校學務委員暨塾師劉維周、基隆辦務署參事兼基隆公學校學務委員蔡天培、商人兼基隆區街長黃發、福德街長江忠良、秀才陳書等。可知評議員中，臺人耆宿為數不少，其身分包括參事、塾師、街長等，不一而足；惟若依地區分布，則為「基隆7人、金包里3人、瑞芳1人」。⁸⁷

至於創立時聲勢浩大的私立臺中縣教育會，其幹部亦為此一階段所有地方教育會中人數最多者。依據會規，該會設置「會長1名、副會長1名、常議員10名、理事3名、地方委員若干名。」此外，「支部設支部長1名，理事若干名」，俾符合擴大會務之需。1901年全臺性的「臺灣教育會」成立時，其幹部組織除正副會長外，亦不過是「幹事長1名、幹事5名、評議

⁸⁴ 〈臺南に於ける學事一斑〉，《臺灣日日新報》第13號，1898.5.20，5版。

⁸⁵ 〈臺南教育會〉，《臺灣新報》第297號，1897.9.4，2版。

⁸⁶ 〈私立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6號，1898.5.12，2版。

⁸⁷ 〈基隆私立教育會緣起序〉，《臺灣日日新報》第162號，1898.11.16，3版。

員20名、地方委員若干名，書記1名」而已。⁸⁸臺中縣教育會以一縣之規模，幹部人數約臺灣教育會之半，顯示該會確實人數眾多。幹部中，會長管理本會一切事務，遇有議事，則為議長。副會長輔佐會長，於會長有事時代理之。常議員遇會長諮詢時，理應隨時應答，並代會員陳述己見。理事則辦理庶務、會計、編纂等事。地方委員掌理各地方會務、寄信等事。⁸⁹要之，常議員僅備諮詢而無實權，會務實際上由理事負責。選舉方法為：「會長、副會長、常議員均為會員選舉；地方委員由會長特選；理事則由會長自常議員內選任之。各員任期均以一年為準。」⁹⁰選舉結果，推舉發起人之一的臺中縣書記官渡邊長謙為會長，臺中師範學校教授木下邦昌為副會長。⁹¹常議員中，日人有臺中兼彰化辨務署署長關口隆正、臺中縣學務課長武藤針五郎、臺中師範學校教授淺井政次郎、臺中公學校校長中堂謙吉、臺中縣梧棲公學校教諭長谷八太郎、臺中新聞社長島內寬治、臺中縣學務課屬岡崎雄太郎、內田勤三等；臺人有吳鸞旂、林振芳、劉緝光、蕭貞吉、陳培甲、吳德功等，皆為參事，並曾於1897年授佩紳章。⁹²其中，吳鸞旂、陳培甲分別兼任臺中公學校、雅興分校學務委員；吳德功曾獲聘為臺中師範學校雇教員，教授漢文。⁹³理事由臺中師範學校助教授三屋大五郎，以及評議員中堂謙吉、長谷八太郎、內田勤三、岡崎雄太

⁸⁸ 〈臺灣教育會規則〉，《臺灣教育會雜誌》第1號（臺北，1901.7），卷首。

⁸⁹ 〈教育會規〉，《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527號，1900.2.6，3版。

⁹⁰ 〈教育會規〉，《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527號，1900.2.6，3版。

⁹¹ 該會成立不久後，同（1900）年11月，木下即轉任臺中師範學校校長。事實上，臺中師範學校係由木下負責籌備，1899年7月4日，媒體發布木下將自大稻埕公學校校長轉任臺中師範學校校長之消息。惟同年10月25日發布校長辭令，由稻垣兵太郎擔任臺中師範學校校長，至翌年5月木下始升任校長。參見〈師範學校校長の任命〉，《臺灣日日新報》第350號，1899.7.4，1版；〈木下邦昌師範學校校長二任命セラル〉，《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第二門官規官職，冊號566，文號48，1900.3.24。

⁹² 上述名單請參見〈臺中教育會發會式〉，《臺灣日日新報》第566號，1900.3.24，2版。

⁹³ 〈吳德功外一名師範學校教員二採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第一門秘書，冊號9401，文號46，1899.9.19。

郎等擔任。⁹⁴至於會員，分為名譽會員和一般會員兩種，前者係「有德望學識而為本會薦舉者」；後者只要「贊同本會主意，願為本會會員者」，均可加入，惟需繳納年費1圓80錢。⁹⁵

由上顯示，私立臺中縣教育會組織似較臺南、臺北、基隆等地方教育會更為完備。然而，該會實際辦理會務之理事清一色係由日人教育家擔任，其日常運作大體委諸地方官員及日人教育家之手，臺人僅以常議員身分備詢，與臺南、臺北及基隆教育會略有不同。

其後的新竹和桃園教育會，組織與臺南教育會類似。新竹教育會「置會長1名，副會長1名，幹事7名」，「會長總攬一切事務，副會長為會長之補助，幹事在本會辦理各項事務」，皆自會員中選舉；桃園教育會「立會長、副會長各1名，幹事3名」，會長統督本會一切事務、副會長輔翼會長代理會事，兩者皆由會員選舉產生；幹事受會長指揮，分掌會務，由會長任命之。會員方面，新竹教育會規定：「私塾及其畢業生、名望儒雅家及奉公在勤者均應入本會為會員。」又，「內地人或教育官吏贊同本會之主旨，均屬殊功，宜相推薦咸入本會。」其他贊同該會宗旨之臺人經向事務所稟明，獲會長許可後亦可入會，惟「目不識丁者不得列為會員，以昭鄭重而分別」。1900年12月10日，該會舉行大會，是日入會者有「名望紳縉三十餘人，擢7人為幹事員，推里見義正為會長，以鄭紳如蘭為副會長，校長林元三郎總理其事」；⁹⁶會員則以「書房主管者及其他紳董」為主。⁹⁷桃園教育會規定會員應為轄區內的「公學校職員及全校區域各書房教師」，「凡有任教育之職者，相聯合而設會」。換言之，僅限公學校及書房教師參與。⁹⁸

然而，新竹教育會成立後，似僅於1901年1月31日舉行例

⁹⁴ 〈臺中教育會發會式〉，《臺灣日日新報》第566號，1900.3.24，2版。

⁹⁵ 〈教育會規〉，《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527號，1900.2.6，3版。

⁹⁶ 〈教育開會〉，《臺灣日日新報》第709號，1900.12.16，5版。

⁹⁷ 〈新竹第一回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817號，1901.1.24，2版。

⁹⁸ 〈教育設會〉，《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781號，1900.12.6，3版；〈教育興會〉，《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757號，1900.11.7，3版。

會一次，其後「數年歇絕不會」。⁹⁹迄1904年6月，新竹廳當局為集合「竹城諸私學教師」，以「講究教育兒童之道，使私學革去舊時積習，出新意見，裨益兒童，歸維新之化」，而擬再興該會，並預告「會中章程將大加整頓」。¹⁰⁰10月5日，報載新竹廳當局與公學校校長、教職員為再興教育會，乃先由「樹林頭公學校馳書諸私學教師，約定於舊曆25日到會參贊，有不得臨會者，需具稟向該公學校稟明事故」，¹⁰¹半強迫性地要求書房教師與會。同月23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並摘錄該會規則。明訂該會之主要事業有「發表教育之意見」、「研究教育及學藝」、「回覆地方廳之諮詢」、「調查教育相關事項」、「推展教育事業」等五項，其中，應諮詢一項乃本次新增者。組織部分，改設置「會長1名、幹事長1名、幹事4名、評議員15名」，較原先有所擴大。又，將會長自選舉改為由「所轄地方長官擔任」，至於其他幹部之產生方式未見於會規之中。關於會員，範圍更為狹隘，「必任地方教育之事者，方許入會」。¹⁰²值得一提的，新會則規定入會者需於「每年一、六月分二期繳納費用1圓20錢，作為會費」，有別於原先免收會費之制度。¹⁰³

據聞重新出發的新竹教育會，「規模頗為壯大」。其實際的幹部結構，無論幹事或評議員，「大約皆諸長官及諸公學校長也」。¹⁰⁴顯示該會實質上已變成由地方長官和日人教育者主導之機關。

⁹⁹ 〈新竹通信—擬繼設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1832號，1904.6.9，4版。

¹⁰⁰ 〈新竹通信—擬繼設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1832號，1904.6.9，4版。

¹⁰¹ 〈新竹通信—公學倡設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1930號，1904.10.5，3版。

¹⁰² 〈新竹通信—教育會成立〉，《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1945號，1904.10.23，5版。

¹⁰³ 〈新竹教育會規則〉，《臺灣日日新報》第1947號，1904.10.26，3版。

¹⁰⁴ 〈新竹通信—教育會成立〉，《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1945號，1904.10.23，5版。

綜上可知，日治初期臺灣地方教育會之組織大致與日本相仿，即設置會長、副會長各一人、幹事或評議員若干人；會長大多經會員推舉，由地方行政首長擔任；惟幹部組成結構與會員主體則頗為不同。誠如前述，日本地方教育會之幹部係以師範學校及中、小學校教職員為主。反之，臺灣地方教育會則大多以臺人士紳為主，兼及素負名望之書房教師。大體而言，受邀參與立會之臺人皆位居社會領導階層，其大多負有協助安定地方之功勞而獲佩紳章，並獲選為參事，其中，有不少兼任學務委員。在教育會中，往往與公學校校長、教師等並列為幹事或評議員。同時，亦有不少轉任公學校雇員之書房教師受邀籌備立會事宜（參見表一）。會員方面，普遍以書房教師為主，俾藉此達成改良書房，使其成為公學校輔助機關之目標。惟不可否認的，隨著各地方當局作法不同，臺人在會中之角色亦有輕重之別。大體而言，1898年以前成立的臺南、臺北及基隆教育會，其幹部有相當之比例由臺人士紳擔任，臺人不僅臨會參加活動，亦實際參與會務運作。相較之下，1899年成立的臺中教育會，臺人僅擔任備諮詢之「常議員」；1904年重新組織新竹教育會，幹部一律由日人官員或教師擔任，書房教師僅有與會和繳納會費之義務，各地的差異至為明顯。

表一 臺人參與地方教育會概況表

姓名	與教育會之 關連	身分	學經歷	備註
洪宗漢	臺南教育會 連署發起人	第一區委員	商人、區委員	1898.4授佩 紳章 1908.6病卒
張建功	臺南教育會 連署發起人	第二區委員	澎湖左營外委、兵汛千總、乙未之役 後獲舉委員、街長	1898.4授佩 紳章 1905.7卒
鄭朝宗	臺南教育會 連署發起人	第三區委員	商人、區委員	1898.4授佩 紳章 1898.5卒

邱玉坡	臺南教育會 連署發起人	第四區委員	商人、區委員	1898.4授佩 紳章 1900.7病卒
吳盤石	臺南教育會 連署發起人	第五區委員 、臺南辦務 署參事、臺 南第二公學 校學務委員	衛生委員、臺南辦務署參事、檢疫委員、衛生委員、臺南第二公學校學務委員	1897.4授佩 紳章
蔡國琳	臺南教育會 總代	揚文會幹 事、	舉人、文石蓬壺兩書院教諭、育嬰堂暨恤癸局主事、修臺南府志、國語傳習所甲科生入學試驗補助員、臺南縣參事	1897.4授佩 紳章 1909.8病卒
許廷光	臺南教育會 幹事	揚文會常設 委員、臺南 第一公學校 學務委員	廩生、臺灣總督府事務囑託、臺南縣參事、臺南第一公學校學務委員、臺南縣檢疫委員、區長、防疫組合委員	1897.4授佩 紳章
蔡孟熊	臺南教育會 幹事	臺南辦務署 參事、揚文 會書記	廩生	1897.4授佩 紳章 1901.7病卒
商朝鳳	臺南教育會 幹事	臺南辦務署 參事、揚文 會會員、臺 南第一公學 校學務委員	增生、書房教席、臺南辦務署參事、臺南第一公學校學務委員	1897.4授佩 紳章 1911.10病 卒
陳修五	促成臺南教 育會，為該 會會員	臺南第二區 街長、揚文 會會員	臺灣道臺吏員、歡迎委員、臺南民政部通譯暨縣志編纂委員、臺南縣雇員、街長、區長	1898授佩紳 章 天足會幹事
楊鵬搏	促成臺南教 育會，為該 會會員	南第一區長 、揚文會書 記	區長、臺南廳參事、臺南防疫組合副組合長	天足會幹事
黃修甫	促成臺南教 育會，為該 會會員	揚文會常設 委員、學務 委員	秀才、民政部通譯、信用組合興業公司總辦、臺南新報社相談役	1897.4授佩 紳章
陳慶霽	促成臺南教 育會，為該 會會員			
蔡天培	參與商議成 立基隆私立 教育會，任 該會評議員	基隆辦務署 參事、基隆 公學校學務 委員	臨時事務囑託、基隆副堡長、基隆辦務署參事、公學校學務委員、臺北廳參事	1898.5授佩 紳章

黃發	參與商議成立基隆私立教育會，任該會評議員	基隆辦務署參事	基隆區街長、辦務屬參事	1898.5授佩紳章
陳文貴	參與商議成立基隆私立教育會	基隆辦務署參事	商人、市總理街長、區長	1898.5授佩紳章 1905.7卒
江忠良	參與商議成立基隆私立教育會，任該會評議員	福德街長		
簡土生	參與商議成立基隆私立教育會	基隆公學校學務委員	監生	1898.4授佩紳章 1900.11卒
劉維周	參與商議成立基隆私立教育會，任該會評議員	書房教師、基隆公學校學務委員	新店書房教師、臺灣日日新報執筆人	1901.12授佩紳章
陳書	參與商議成立基隆私立教育會，任該會評議員	書房教師	秀才、頭圍公學校教師	1898.4授佩紳章
劉錫淇	參與商議成立基隆私立教育會	基隆公學校雇		
范元成	參與商議成立基隆私立教育會	基隆堡第三區街長	漢醫、基隆堡第三區街長	
賴火輪	參與商議發起基隆私立教育會	基隆堡第四區街長	煤礦業、街庄長、土地調查委員、石牌街保正	
蔡鳳儀	參與商議發起基隆私立教育會	基隆國語傳習所雇、基隆公學校雇	基隆支廳雇、基隆國語傳習所雇	
鄭如蘭	新竹教育會副會長	新竹縣參事	廣生、新竹縣參事、新竹崇文會會長	1899.2授佩紳章 1911.7卒
李祖訓	參與商議發起新竹教育會	新竹辦務署參事、揚文會會員	秀才、新竹辦務署參事	1899.3授佩紳章 1911.9卒

鄭拱辰	參與商議發起新竹教育會	新竹辦務署參事	礦業、保良局員、新竹辦務署參事、保甲局長、府評議會員	鄭如蘭嗣子 1908.10授佩紳章
葉文暉	參與商議發起新竹教育會	新竹辦務署參事	貢生、竹北一堡第一區街長、新竹辦務署參事、新竹廳參事	1899.12授佩紳章
陳信齋	參與商議發起新竹教育會	揚文會會員	秀才、保良局員、保甲局副局長暨衛生組合長、參事、新竹街長、區長、新竹蓄產合資會社理事、新竹帽蓆公司理事	1899.2授佩紳章
鍾青	參與商議發起新竹教育會			
曾聯新	參與商議發起新竹教育會			
吳鸞旂	臺中教育會參事	臺中縣參事、臺中公學校學務委員	秀才、地方招安委員、臺中縣參事、臺中公學校學務委員	1897.4授佩紳章
林振芳	臺中教育會參事	臺中縣參事	秀才、臺中縣參事、區長	1897.4授佩紳章 1906卒
劉緝光	臺中教育會參事	臺中縣參事	貢生、地方總理、地方清賦委員、苗栗第一堡長、臺中縣參事	1897.4授佩紳章
蕭貞吉	臺中教育會參事	臺中縣參事	安民總局局長、武東堡堡長、臺中縣參事	1897.4授佩紳章 1911.2卒
陳培甲	臺中教育會參事	臺中縣參事、學務委員	馬興區庄長、雅興分校學務委員	1897.4授佩紳章
吳德功	臺中教育會參事	臺中縣參事、臺中師範學校雇教員	貢生、參事、臺中師範學校雇教員、彰化銀行取締役、彰化農會副長、煉瓦製造業、石材販賣業	1897.5授佩紳章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灣總督府，《臺灣列紳傳》（臺北：該府，1916）；岩崎潔治，《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雜誌社，1913）；簡萬火，《基隆誌》（基隆：基隆圖書出版協會，1931）；橋本白水，《臺灣統治と其功勞者》（臺北：南國出版協會，1930）；柯萬榮，《臺南州名士錄》（臺南：臺南州名士錄編纂局，1931）；內藤素生，《南國之人士》（臺北：臺灣人物社，1922）；大園市藏，《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店，1916）；臺南縣，《臺南縣報》（臺南：臺南縣，1898-1900）；臺北縣，《臺北縣報》（臺北：臺北縣，1898-1901）；臺中縣，《臺中縣報》（臺中：臺中縣，1898-1901）。

(三) 會務及其活動情形

依報導觀之，臺南、臺中、新竹教育會皆曾舉行例會，其形式有演說和討論兩種，內容集中於介紹新教育和改良書房。就臺南教育會而言，該會原訂於每月第二個星期日在明倫堂召開例會，自1897年11月起改於每月15日舉行。¹⁰⁵會中經常安排會員、日籍教育關係者或學者演講。例如1897年7月12日安排該會幹事蔡夢熊發表「學校視察談」，暢談漫遊日本之感想。¹⁰⁶翌年3月15日邀請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校長町田則文演說「大日本帝國教育之法」，介紹日本明治維新以降的新教育制度。據報載，該日「聽講者達百餘人」，聽完演說後「莫不歡欣鼓舞，咸謂有志之士循序而進，從此青雲直上」。¹⁰⁷宣傳效果似頗為良好，演說之譯文另載於臺南縣報和臺灣日日新報，俾廣為周知。¹⁰⁸5月16日安排蔡夢雄發表參觀臺北教育之見聞。¹⁰⁹6月15日先由嘉義人林培張敘述前往日本觀光之經歷，再由臺南縣屬深水清演說國語學校招生之訊息。¹¹⁰7月15日，國語學校學生謝汝銓、蔡秋江各以臺語、國語介紹該校課程及住宿等相關資訊。¹¹¹8月15日，由會長磯貝氏親自說明公學校令，另安排臺南縣技師藤根吉春演說農學知識。¹¹²9月15日，荻野英龍帶領盲啞院學生蔡溪登壇以日、臺語演說留學日本之感想。¹¹³10月15日，深水清發表關於師範學校和公學校之演講。¹¹⁴要之，演說內容多元，但均以介紹、推廣新教育為主。臺人登台演說者，

¹⁰⁵ 《臺南縣報》第77號，1897.11.21。

¹⁰⁶ 〈臺南教育會〉，《臺灣新報》第260號，1897.7.23，3版。

¹⁰⁷ 〈臺南教育會教育演說〉，《臺灣新報》（漢文版）第484號，1898.4.23，4版；〈臺南教育會教育演說（續）〉，《臺灣新報》（漢文版）第485號，1898.4.24，1版。

¹⁰⁸ 《臺南縣報》第87號附錄，1898.4.1。

¹⁰⁹ 〈臺南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17號，1898.5.25，5版。

¹¹⁰ 《臺南縣報》第99號，1898.6.24。

¹¹¹ 〈臺南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68號，1898.7.24，3版。

¹¹² 《臺南縣報》第107號，1898.8.19。

¹¹³ 〈臺南教育會例會〉，《臺灣日日新報》第125號，1898.10.1，2版。

¹¹⁴ 〈臺南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153號，1898.11.5，2版。

或分享參觀見學之心得，或由接受新教育者現身說法，頗具宣傳日本維新成就與新教育之作用，自不待言。

至於討論活動則偏重改良書房和普及公學校教育之課題。例如1898年7月15日，臺南教育會在磯貝會長主持下，討論兩項議題：其一，「聞各書房有授業中吸鴉片煙者，希相戒禁。若不得已希於授業外或於別室吸煙」；其二，「各書房即為貴重之學堂，與一般住居相異其趣，然往往不潔之處甚多，盼依能力所及清潔之。」兩項皆無異議通過。¹¹⁵當時臺灣或日本國內教育界人士經常為文指出書房教學環境不良、教學法偏重背誦而欠缺理解，以及教師欠缺「科學知識」等缺失，並頻頻呼籲中央及地方當局宜加強監督改善。¹¹⁶事實上，1898年4月，總督府行文地方當局討論「書房義塾規程」時，臺南縣當局已從城內開始著手管理及監督書房之各項措施，如強制規定書房須揭示「私立學校某某齋某某堂」之看板，並須設置日語課，由國語傳習所畢業生充任「巡迴教師」以擔綱授課。¹¹⁷1899年3月，縣當局正式以縣令第3號頒布「書房義塾規程施行細則」，明文規定吸食鴉片者不得擔任書房教師，並限定教學場所須在採光、通風良好之處，違規者得命其關閉。¹¹⁸縣當局在頒布該令之前，已先利用教育會作為官民溝通之平台，取得改善書房之共識。在在顯示其改良書房之方法係「軟硬兼施」，漸進而非遽然變革。

再如1901年1月31日新竹教育會舉行之第一回例會，會中討

¹¹⁵ 〈臺南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68號，1898.7.24，3版。

¹¹⁶ 參見〈臺灣教育の現在〉，《教育時論》，1901.12.25，收錄於阿部洋等編，《近代アジア教育認識・資料篇（臺灣之部1）》第1冊（東京：龍溪書舍，2004），頁175；町田則文，〈町田先生臺灣教育談〉，《東京茗溪會雜誌》1897.4.20，收錄於阿部洋等編，《近代アジア教育認識・資料篇（臺灣之部1）》第11冊，頁246；鈴木光愛，〈臺灣書房略記〉，《東京茗溪會雜誌》1897.10.20，收錄於阿部洋等編，《近代アジア教育認識・資料篇（臺灣之部1）》第11冊，頁257-259

¹¹⁷ 據聞臺南縣下書房學生因此均能「正確地讀五十音」。參見〈臺南に於ける學事一斑〉，《臺灣日日新報》第13號，1898.5.20，5版。

¹¹⁸ 〈臺南縣縣令第三號書房義塾二關スル規程施行細則〉，《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四門文書，乙種永久保存，冊號389，文號12。

論三項問題，均與公學校教育相關：(1)公學校原為培育人才而設，其校費問題本應由設置區域內之人民負擔，但向來徵收困難，以致校費支絀，當如何辦理？(2)新竹公學校就學之兒童較他處學校尚少，其原因及改善方法為何？(3)現下兒童就學有年齡限制，未受教育之青年當如何變通而可均蒙教育？¹¹⁹雖因資料所限，未知討論過程與結果如何，惟由議題內容略可窺知，公學校成立初期，書房乃係頗具威脅性之對手。¹²⁰縣當局一方面在公學校長會議上討論書房管理問題，另一方面與地方士紳和書房教師共商提高公學校校費徵收率與入學率之法，顯示當局為推動新教育，不得不尋求士紳與書房教師之合作。

值得注意者，地方教育會對於新教育之支持，除檯面上的討論或演說外，並有實質上的資助。例如1898年9月大穆降、灣裡公學校設立時，臺南教育會曾向兩校各捐款50圓；¹²¹另印刷縣廳所翻譯之漢文「公學校規則」數百份，分送各書房、村落及有志之士參考。¹²²又如臺南國語傳習所畢業生謝汝銓、蔡秋江兩人考取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時，該會決議每月義捐6圓補助兩人之學費和家庭生計。¹²³上述作法雖不能排除可能係地方當局授意，但臺南教育會士紳會員主動提案學習日語，則是不爭的事實。

1898年9月15日，會員蔡國琳、許廷光率先提議成立「高等國語學會」，向具備日語基礎之臺人教授更高深的日語文章，獲與會者一致贊成，¹²⁴隨即推舉蔡國琳、許廷光、通譯奧村金太郎等擔任規則起草委員，10月15日通過規則書如下：¹²⁵

第一條 本會附屬於臺南教育會，設於關帝廟內。

¹¹⁹ 〈教育問題〉，《臺灣日日新報》第825號，1901.2.3，5版。

¹²⁰ 參見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頁68。

¹²¹ 〈分教場開校式〉，《臺灣日日新報》第117號，1898.9.21，4版。

¹²² 〈公學校頒布〉，《臺灣日日新報》第119號，1898.9.23，3版。

¹²³ 〈臺南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17號，1898.5.25，5版。

¹²⁴ 〈臺南教育會例會〉，《臺灣日日新報》第125號，1898.10.1，2版。

¹²⁵ 〈臺南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153號，1898.11.5，2版。

- 第二條 本會以授與臺人高等的國語及讀書作文為目的。
- 第三條 本會設置下列職員：教師1人、幹事1人；支付教師每月10圓以下之津貼；幹事從臺南教育會幹事內互選一人兼任，但無報酬。
- 第四條 教師由臺南教育會會長選囑。
- 第五條 教師每半年應向臺南教育會會長報告前期的成績。
- 第六條 幹事需向臺南教育會會長報告一年的出納情況。
- 第七條 擬入本會者需由保證人連署，提出志願書。
- 第八條 非解日常國語者不許入會。
- 第九條 非有不得已之事故，不許退會。
- 第十條 學問品行劣等無成業之希望者，得命其退會。
- 第十一條 教授時間暫訂為夜間，一週12小時。
- 第十二條 課程表如下：

課程 科目	課程	
	第一期	第二期
語言	會話	會話、授課
作文	作文及簡易書牘文、記事文	書牘、記事文、論文初步
讀書	尋常小學讀本第3-7冊	高等小學讀本第1-7冊

由上述規則可知該會課程為期一年，分為兩期，每期六個月。其科目與國語傳習所甲科相同，均以習日語為主，兼及讀書作文，惟學習時數較少。¹²⁶教材方面，由於當時新教育方起步，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所出版之日語教材如《臺灣適用國語讀本初步》、《臺灣適用會話入門》、《新日本語言集》、《國語教授參考書》等，為配合教學實際需求，內容大多限於

¹²⁶ 依據總督府訂定之課程表，國語傳習所甲科每週學習時數為34小時，為期半年，總學習時數為816小時；高等國語學會每週學習12小時，為期一年，總學習時數僅576小時。參見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173。

小學校低年級程度，¹²⁷不符該會學習「高等國語」之需，故該會直接採用日本尋常及高等小學讀本為教材。依據1897年所出版《尋常小學讀本教授用書》之說明，尋常小學讀本第三卷首先教授言文一致之口語體，其次教授文章體；教材內容著重「日常切近之知識」，並「注意涵養忠愛之念」。¹²⁸高等小學讀本漸次增加文章體，各冊均收錄1-2課書翰文，另新增和歌及俳句。¹²⁹顯示其內容概由淺入深，由口語而文語。由於之後未再出現關於「高等國語學會」之報導，未知實際入會人數與教學實況如何。惟從臺人士紳倡設該會之舉，已顯示其接受新政權與新教育之態度。

此一態度還表現在設立幼稚園一事。1897年2月，蔡夢熊於民政局長上京時，隨行前往日本京阪地區觀光。¹³⁰其在途中親見幼稚園教育，頗為肯定，返臺後即大力鼓吹，有志「於臺地仿此園以惠智弱」。¹³¹蔡氏先向磯貝知事表達設園意願，獲得允准；隨後向教育會員徵詢意見，會員亦大表贊成，遂決議以該會名義設立。其後，該會推選柯鏞丞、王球仙、陳顯三、林人文、島村和四郎等5人為創立委員，處理設園之相關事務；另推蔡夢熊為園長，招聘外川原夕ミ子、片桐夕リ子兩名女子師範學校畢業生為保姆。¹³²10月18日，委員提出設園申請書，12月1日正式開園，¹³³名為「臺南共立幼稚園」，¹³⁴為全臺第一所幼稚園。依據磯貝知事於是月6日所提出之〈幼稚園設立報告〉，該園最初有園生20人，其中男童佔三分之二，¹³⁵迄翌年

¹²⁷ 參見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205-207。

¹²⁸ 西澤之助，《尋常小學讀本教授用書 卷三》（東京：國光社，1897），頁1。

¹²⁹ 日本文部省，《高等小學讀本編纂趣意書》（神戶：熊谷久榮堂，1905），頁2、7。

¹³⁰ 〈隨行土人〉，《臺灣新報》（漢文版）第139號，1897.2.27，2版。

¹³¹ 〈壯哉是君〉，《臺灣新報》（漢文版）第249號，1897.7.10，1版。

¹³² 〈幼稚園開園〉，《臺灣新報》第373號，1897.12.7，3版。

¹³³ 〈臺南教育會幼稚園設立報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十七門教育學術，冊號190，文號30，1897.12.14。

¹³⁴ 〈臺南共立幼稚園〉，《臺灣新報》第357號，1897.11.16，3版。

¹³⁵ 〈臺南教育會幼稚園設立報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十七門教育學術，冊號190，文號30，1897.12.14。

5月略增為30餘人，經營似乎頗為慘澹。於是，輿論呼籲應由官方介入，協助辦理，略謂：「（該園）保育方法雖與內地的幼稚園略同，但不知為何卻不若其他諸學校繁盛？對於如此良善的機關，官方宜加以適當地干涉，考究幫助其充分發達之方法。」¹³⁶然而，官方僅予以經費補助，¹³⁷該園的經營仍未見起色。其後，因面臨欠缺經費和保姆等問題，遂於1900年10月關閉。¹³⁸臺南共立幼稚園之所以旋設旋廢，主要原因在於未獲臺人青睞，¹³⁹亦未得官方積極支持。事實上，在前述磯貝知事所提出之〈幼稚園設立報告〉中，民政局學務課對於該園之設立即曾表示疑慮，指出「幼稚園……特別如園長，應具備教育上之學識，以未富學識經驗之本島人充任園長，頗不適當。」¹⁴⁰顯示總督府與地方當局對於教育與社會之關係，似有其不同的考量。磯貝知事面對當局之質疑，即使願意給予該園支持，亦有其難處。臺南教育會設立幼稚園之創舉終歸失敗，惟不可否認的，此舉仍可說是該會會員主動投入新教育事業之努力。

類似的，臺中教育會成立未及一年，即舉辦教育品展覽會，致力於展示新教育之成效。1901年3月24日，該會首先召開第二回總集會，接著舉辦教育品展覽會，最後觀賞工兵隊舉辦的地雷、水雷、伐木演習、築城模型等工事。¹⁴¹是日與會者多達463名，較第一回總集會增加近80人，媒體以「該會振興正有未艾」，頗表期許。¹⁴²

較特殊者，與會之臺人一方面肯定新教育，一方面仍試圖

¹³⁶ 〈臺南に於ける學事一斑〉，《臺灣日日新報》第13號，1898.5.20，5版。

¹³⁷ 關於經費補助之情形，請參見林崎惠美，〈日治時期臺灣幼稚園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71。

¹³⁸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521。

¹³⁹ 據史料所示，其後臺人入園者未增反減，最後僅剩日人子弟，顯然該幼稚園不受臺人歡迎。參見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521。

¹⁴⁰ 〈臺南教育會幼稚園設立報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十七門教育學術，冊號190，文號30，1897.12.14。

¹⁴¹ 〈臺中教育會總集會〉，《臺灣日日新報》第856號，1901.3.13，2版；〈臺中教育會的進展〉，《臺灣日日新報》第869號，1901.3.29，2版。

¹⁴² 〈開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872號，1901.4.2，3版。

維護儒學傳統。例如臺南孔子祭典行之有年，其祭費向來由人民公有之田埔收租。日治以降，孔子祭典停辦三年。1897年5月9日例會時，蔡國琳提議恢復舉行孔子祭典，獲會員一致同意，¹⁴³隨即組織董事會，由磯貝會長邀請蔡國琳、蔡夢熊、許廷光、商朝鳳、陳霑慶、楊鵬搏、陳修五、黃修甫、奧村金太郎、庶務課長滿留禎藏等10人為董事，負責收租及祭典之事。董事其後即致力於修復廟宇、整備樂器。¹⁴⁴1897年11月27日舉行祭典，由蔡國琳擔任主祭、舉人暨臺南師範學校漢文教師羅秀惠擔任副祭，磯貝知事代表文官燒香朗讀祭文。由於日本亦有在昌平黌（後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舉行釋奠禮之傳統，該會舉辦孔子祭典之經過，曾刊載於雜誌《太陽》中。¹⁴⁵翌年9月15日例會時，會員吳子周提議再舉辦關帝祭典，亦無異議通過。上述祭典自提案、籌備至實施，均以臺人士紳為主，突顯臺人士紳在該會中具有實質的發言權和主動性，亦顯示傳統儒學與新教育兩者皆係士紳認為應振興之事，其對教育會功能與目標之認知未必與日人完全相同。臺南教育會既以振興傳統儒家教育精神為己任，地方民眾亦顧名思義，認為教育會應具有傳統的道德教化功能。例如1899年3月，臺南一名萬士傑者，為求字不得而辱其師李夢花，李氏投訴臺南教育會，使該會「不期而會者約近百人，咸欲聽會頭如何理論」，其中有董事應曰：「此事非本會所應辦。」此言一出，座中人事皆佛然變色，曰：「然則宜稱為『不教育會』。」言畢，群眾遂一哄而散。¹⁴⁶由此可知，該會的功能、性質與地方民眾所認知者頗有差距，民眾認為教育會所具備之教育功能，其範圍應包括主持道德正義，亦即傳統廣義的教育。上述現象說明臺、日人會員與一般民眾對於教育會皆有其不同的認知和理解，即便是以臺人士紳

¹⁴³ 〈臺南教育會〉，《臺灣新報》第207號，1897.5.16，2版。

¹⁴⁴ 〈孔子廟修繕〉，《臺灣新報》第311號，1897.9.21，2版。

¹⁴⁵ 參見結城蓄堂，〈臺灣孔子祭〉，《太陽》，1901.6.5，收錄於阿部洋等編，《近代アジア教育認識・資料篇（臺灣之部13）》第43卷，頁251-254。

¹⁴⁶ 〈辱師微微〉，《臺灣日日新報》第262號，1899.3.19，6版。

爲主之臺南教育會亦如此，此一問題或可說是地方教育會難以持久的內在因素之一。

四、日治初期臺灣地方教育會之沒落及其影響

臺北、基隆、新竹、桃園等部分地方教育會宣布成立後，或一無活動消息，或僅開會一次；臺中教育會自從舉辦第二回總集會後亦未見後續發展，就連原來號稱「例會出席人數必達百名以上」¹⁴⁷的臺南教育會，至1899年3月已轉爲「來會者寥寥」¹⁴⁸之局面，其人數甚至不足以作成開會決議，1900年以降，已未見關於該會之消息。1901年2月「臺灣教育會」成立時，媒體鑑於領臺以降各地教育會之不振，特別期許此一「本島教育界唯一之機關」得「毫無妨礙地確立」，以期促成教育之發達進步。¹⁴⁹足證早在臺灣教育會創立前，各地方教育會似乎已無甚麼活動。1898年底基隆私立教育會成立之初，即有時人投書媒體表示憂慮，略謂：

百事創業易而守成難……對於事業成敗漠不關心……此類創業家臺灣甚多，各種研究會經常忽焉相興廢，相信可供新設之教育會作為鑑戒。如內地的教育會，從奉讀教育敕語開始，進而選舉幹部，次則熱烈討論議題，最後以懇親會結束。吾儕毋寧於此時勸告興臺北教育會之浪費，若有為「吊祭會」一般的教育會徒消光陰之暇，則不若以之學文。……教育會既以慎重其言行，從事各般設計，則另一方面的當事者，亦需有實行教育會意志之覺悟。從內地教育會之情形所見，雖屢次作出有益之決議，卻無一決意施行之例，遂使該決議煙消雲散，而終不免在無任何效果的情況下結束。此雖一方面是教育會無責任之結果，實亦為當局者不重視教育會之一明

¹⁴⁷ 〈臺南に於ける學事一斑〉，《臺灣日日新報》第13號，1898.5.20，5版。

¹⁴⁸ 〈辱師微傲〉，《臺灣日日新報》第262號，1899.3.19，6版。

¹⁴⁹ 〈臺灣教育會の發會式〉，《臺灣日日新報》第978號，1901.8.6，2版。

證。我當局者若認為今日有設立教育會之必要……則直接以其言行取捨折衷，並持有實際上適應之的寬宏大度。沒有信用的教育會、沒有權力的教育會，應該從一開始就將之排除，方為杜絕他日教育會紛擾之策。¹⁵⁰

此一言論與其說是對教育會之規戒，毋寧說是對當局之建言，呼籲地方當局宜重視並落實教育會之意見，勿使之成為虛設。其論點固有其道理，卻不免陳義過高。蓋近代學校教育導入之初，士紳自身亦為近代教育之學習者，其雖可反映輿情，或擔任新教育之推手，卻未必能從事新教育之「各般設計」；其次，如新竹、臺中等地方教育會係在地方當局之主導或授意下成立，意在傳遞政令、拉攏士紳和指導書房教師，而非邀其參與教育事業之規劃，受迫於規定而入會之書房教師，參與後僅能聽命行事，自然不甚積極，在此一情形下，上述理想無異緣木求魚。基隆私立教育會成立未久即如其所料地迅速沒落。1899年12月，全臺一時僅剩臺南縣一處尚存在教育會組織。¹⁵¹關於其旋起旋廢之原因，輿論認為主要在於不受當局重視，「任由縣下當事者處置之結果，一旦著手從事，亦陷於收手之不運」，故建議由總督府當局親自扮演倡導者，以立全島一大教育會之基礎，或由官民有力者協力，「先作其基礎，再圖同志之團結」。¹⁵²上述輿論進一步指出，「教育會之設立、維持，困難之處在於資金之來源。從雜誌之發行到其他萬般之費用，均仰賴會員，其存立遂漸次成為不安定之事。現內地隨起隨仆之教育會，實亦無非為此之故。」而主張當局宜給予教育會資金上的援助。¹⁵³

究竟總督府對於各地方教育會之態度如何？受限於史料，未能得知，目前筆者亦不見撥款援助地方教育會之例證。然而，可以確定者，總督府自開辦國語傳習所以來，即不定期邀

¹⁵⁰ 〈臺北縣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183號，1898.12.11，2版。

¹⁵¹ 〈臺灣教育會設立談〉，《臺灣日日新報》第480號，1898.12.7，2版。

¹⁵² 〈臺灣教育會設立談〉，《臺灣日日新報》第480號，1898.12.7，2版。

¹⁵³ 〈臺灣教育會設立談〉，《臺灣日日新報》第480號，1899.12.7，2版。

請國語學校及初等教育教職員參與「學事諮問會」，討論教育政策與作法等各項議案，是為總督府擬定教育政策主要的諮詢機關，而似無過問地方教育會意見之案例。

就地方當局之立場而言，其原擬透過教育會傳達政令之本意，因政策與會員之意見偶有扞格，亦未能盡如其意。例如1899年5月臺南縣當局原擬利用教育會例會時宣導官方檢疫之立意，未料卻反遭與會者指責檢疫措施過當，有違常情，略謂：

檢疫之設，政府所費不貲，而適以招民怨，此非臺民習慣之咎也，無他，意盡美而法未盡良故耳。……嘗有士人李某之妻病死，殮葬已畢，為挾嫌者所指摘，檢疫者必欲索其去處，至加以鞭撻而後已。夫死之必葬固也，彼固非為疫死也。然既葬則亦已矣，縱使為疫欲消毒之，亦不過清潔其家，以加播力酸水遍灑，祓除不祥而已，豈有發家挖棺而後可消毒之理？明知其死，何苦藉此以欺辱人民，此其所以招怨也。¹⁵⁴

姑不論上述所言是否為真，此事已顯示教育會不僅是官方傳達政策之工具，亦為臺民士紳抒發意見之管道。是年6月起，該會因鼠疫流行而休會三個月，¹⁵⁵至9月始復會。惟11月例會時即有與會日人提出建議，認為該會並非由「真正的教育家」所成立，實宜修改組織，「使其成為純然的教育會」。¹⁵⁶可知以臺民士紳和書房教師為主體之地方教育會，似難以獲得日人教育者之認同。

一言以蔽之，日治初期臺南、臺北、基隆、臺中、新竹、桃園等地方教育會之所以在短時間內相繼成立，導源於地方當局與日籍教育者之鼓吹，以及臺籍士紳之支持和參與，一旦不為日人官民所信任，地方政府無意維繫，則勢必漸次瓦解，何況臺灣向來無類似之組織，地方民眾不甚瞭解該會性質，該會

¹⁵⁴ 〈教育餘談〉，《臺灣日日新報》第338號，1899.6.20，3版。

¹⁵⁵ 〈臺南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399號，1899.8.30，3版。

¹⁵⁶ 〈臺南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468號，1899.11.22，2版。

亦難以在地方定著。時人指出：「設立教育會的計畫，領臺以降已有兩三回，由於諸多障礙，經常未臻成立。」¹⁵⁷可見在時人眼中日治初期的地方教育會常以失敗告終。

儘管如此，就臺南教育會之情形觀之，該會確實曾在日本引進近代教育制度之初發揮宣導之功效。其他地方教育會之實際影響及其成效，因史料付之闕如，實難作定論，惟可以肯定，地方當局曾試圖透過教育會化解書房與公學校之競爭關係，並從事書房之改良。以新竹為例，公學校設立之初，不少書房教師或士紳應聘為雇員，教授漢文，顯示部分書房教師樂意與當局合作，開展新教育。如秀才范慶霖，原為紅毛港義塾教師，1900年應聘為新埔公學校漢文教師；¹⁵⁸原鄭如蘭延聘之家庭教師李謙一，1899年應聘為樹林頭公學校雇員；¹⁵⁹秀才詹際清，原為新埔街富商家庭教師，1898年應聘為新埔公學校雇員；¹⁶⁰夢松書堂教師范德發，1901年應聘為新埔公學校雇員；¹⁶¹北埔秀才彭裕謙，原設講筵於家，使北埔由「寂寥山市」轉為「絃誦洋洋」之處，¹⁶²1899年應聘為北埔公學校雇員；¹⁶³竹南中港秀才許宗濂，原為中港街愛蓮書院教師，據聞「受教者數千百，就中成立者凡四百餘名」，¹⁶⁴亦於同年應聘為中港公學校雇員；¹⁶⁵秀才曾逢辰，原貓而碇庄鳳堂書室

¹⁵⁷ 〈臺灣教育會の發會式〉，《臺灣日日新報》第978號，1901.8.6，2版。

¹⁵⁸ 〈范慶霖外二名新埔辦務署參事ニ採用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種永久保存，冊號9280，文號53；〈范慶霖〉，《臺灣列紳傳》，頁143。

¹⁵⁹ 〈李謙一樹林頭公學校雇ニ採用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種永久保存，冊號9287，文號33，1899.3.18。

¹⁶⁰ 〈范慶霖〉，《臺灣列紳傳》，頁143。

¹⁶¹ 〈范德發公學校雇ヲ命ス〉，《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種永久保存，冊號9307，文號22，1901.5.1。

¹⁶² 〈詹際清〉，《臺灣列紳傳》，頁132；〈詹際清國語傳習所雇ニ採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種永久保存，冊號9287，文號33，1898.1.9。

¹⁶³ 〈許宗濂、彭裕謙中壠、北埔公學校雇ニ採用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種永久保存，冊號9287，文號27，1899.3.1。

¹⁶⁴ 〈許宗濂〉，《臺灣列紳傳》，頁150。

¹⁶⁵ 〈許宗濂外一名中壠、北埔公學校雇ニ採用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教師，1899年獲聘為新竹公學校雇員；¹⁶⁶增生陳維藻，原珊瑚書院教席，「乞教者頗多」，¹⁶⁷1899年4月獲聘為頭份公學校雇員；¹⁶⁸原三灣街修正書室教讀黃雙金，1899年2月獲聘為三灣公學校雇員；¹⁶⁹童生梁元，原為童蒙句讀之師，「乞教者滿門」，1898年5月獲聘為北埔國語傳習所教師，翌年續任北埔公學校雇員；¹⁷⁰原文林閣書房教師劉仁鍊，1899年1月獲聘為九芎林公學校雇員。¹⁷¹臺南一地，秀才梁瑞圖，原於關帝廟街開館授業，1899年10月獲聘為臺南第一公學校雇員；¹⁷²秀才郭仲仁，原為養正軒教讀，1900年3月應聘為臺南第二公學校雇員；¹⁷³1898年10月，原媽祖樓街官設義塾教師郭君盤應聘為臺南第二公學校雇員；¹⁷⁴1899年3月，原蘇家教讀蘇景三應聘為關帝廟公學校雇員；¹⁷⁵張悅豫，自1892年起任私立學校教師，1899年起先後應聘為真宗大谷派、本願寺三餘齋教師，1900年9月獲聘為安平公學校雇員。¹⁷⁶此外，另有不少私塾教師或具功名之士紳入學國語傳習所甲科，畢業後應聘為公學校訓導或雇

一門秘書，乙種永久保存，冊號9287，文號27，1899.3.5。

¹⁶⁶ 〈曾逢辰新竹公學校雇二採用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種永久保存，冊號9287，文號19，1899.3.5；〈曾逢辰〉，《臺灣列紳傳》，頁128。

¹⁶⁷ 〈陳維藻〉，《臺灣列紳傳》，頁148。

¹⁶⁸ 〈頭份公學校雇陳維芹依願解雇陳維藻教務囑託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種永久保存，冊號9287，文號39，1899.4.1。

¹⁶⁹ 〈黃雙金三灣公學校雇二採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種永久保存，冊號9287，文號16，1899.2.10。

¹⁷⁰ 〈梁元〉，《臺灣列紳傳》，頁131；〈梁元〉，《臺灣人物誌》，頁64。

¹⁷¹ 〈宋進外五名公學校雇二採用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種永久保存，冊號9287，文號6，1898.12。

¹⁷² 〈梁瑞圖雇教師二採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種永久保存，冊號9554，文號55，1899.1。

¹⁷³ 〈郭仲仁ヲ公學校雇二採用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種永久保存，冊號9557，文號39，1900.3。

¹⁷⁴ 〈郭君盤ヲ教員雇二採用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種永久保存，冊號9538，文號51，1898.10。

¹⁷⁵ 〈蘇景三雇教員二採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種永久保存，冊號9554，文號21，1899.3。

¹⁷⁶ 〈張悅豫ヲ安平公學校雇二採用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種永久保存，冊號9560，文號104，1900.9。

教員者，例如廩生郭蔡淵，1896年9月入學臺南國語傳習所，翌年3月以第三名畢業後，於同年年底應聘為臺南第一公學校雇員；¹⁷⁷舊社書房教師楊其琛，自17歲起設館授業，從學者20餘人，1897年休業入學國語傳習所，1899年獲聘為大目降公學校訓導；¹⁷⁸原文杏書院教讀林季雲，1898年入學新竹國語傳習所，畢業翌年獲聘為南庄公學校雇員。¹⁷⁹更特別者，原在大目降開設私塾之秀才林登庸，於1898年9月臺南公學校大目降分校設立後即轉任該校漢文教師，並舉全私塾子弟入學。¹⁸⁰若以1902年新竹、臺南兩地之公學校雇員觀之，35名漢文教師中，至少20名係書房教師轉任者，其中不乏頗具影響力之名師，其餘則大多係具備漢文根底的國語傳習所甲科畢業生。不可否認的，書房教師受雇於公學校之情形所在多有，未必可完全「歸功」於教育會之中介作用，但地方當局藉地方教育會聯絡書房教師，爭取書房教師之合作，卻是不爭的事實。

其次，由書房教師參與教員講習會之情形，亦可略窺當局管理書房之成效。同樣以明文強迫書房教師加入教育會之新竹地區為例，該廳於1902年7月首次針對臺籍公學校雇員舉行教員講習會，教授國語、教授法、算術、體操、唱歌等科目，講師由新竹公學校長林元三郎、三灣公學校長後藤吉人擔任，20名公學校漢文教師中，計17名參與講習。翌年7月舉辦第二回臺人教員講習會，開放「書房有志者」參與，教授科目包括國語作文、算術、教授法等。65名通過試驗而獲得證書者中，計有19名公學校雇員，其中，兩度參與講習者計14人；此外，書房教師參與講習者計45人，其中，新竹街之書房教師計15人，為數

¹⁷⁷ 〈郭蔡淵葉朗初魏宗銳ノ三名ヲ雇員ニ採用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種永久保存，冊號9533，文號40。

¹⁷⁸ 〈楊其琛雇教員ニ採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種永久保存，冊號9554，文號25，1899.4.5。

¹⁷⁹ 〈宋進外五名公學校雇員ニ採用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種永久保存，冊號9287，文號6，1899.10.9。

¹⁸⁰ 〈林登庸採用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種永久保存，冊號9545，文號24，1898.10.22。

最多；其餘包括大湖口、崙仔庄、南坑庄、草山庄（今新竹縣寶山鄉）、沙崙庄、油羅庄、橫山庄、雙坑庄、十塊寮庄、犁頭山庄、新城庄、鹿場庄等地，皆有書房教師前來參加，甚至有遠自臺北頭重埔（今新莊）、雙溪、宜蘭中崙、臺中東勢而來者。¹⁸¹值得注意者，新竹地區公學校漢文教師參與講習之風氣似頗為興盛，早自1900年7月，該地尚未舉辦講習會前，樹林頭公學校教師李謙一、新竹公學校教師黃世元等，已主動報名參加臺北地區之講習會；又，北埔公學校教師梁元迄1911年退職轉任北埔區長前，曾三赴教員講習會，其「有志於學」之精神，頗獲輿論肯定。¹⁸²

新竹地方當局一方面藉由教育會主動聯絡書房教師，另一方面則透過法令管理書房。1903年2月12日新竹廳以廳令第5號頒布書房義塾規程施行細則，¹⁸³27日再以訓令第10號頒布書房義塾視察規程，規定公學校長和街庄長有視察書房之義務，¹⁸⁴迄6月底止，計有160所書房獲得認可。¹⁸⁵至1904年3月，始出現第一所因違反書房義塾規程施行細則而被迫關閉之書房。¹⁸⁶

由上可知，儘管時人以教育會組織無法持久而論斷其成敗，惟從書房教師轉任公學校漢文教師之比率及其參與講習會之情形，以及獲得認可之書房數，似已足以顯示地方當局掌握書房之方法頗具實效。在此一過程中，地方當局事先透過教育會聯絡書房教師，尋求改良書房與推動新教育之共識，並宣導相關規定及措施，以漸進方式落實書房義塾管理規程；同時，提高公學校入學率，可說是日治初期地方教育會設立之歷史意義。

¹⁸¹ 《新竹廳報》第115號，1903.8.31。

¹⁸² 〈赴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663號，1900.7.18，3版；〈梁元〉，《臺灣列紳傳》，頁131。

¹⁸³ 《新竹廳報》第83號，1903.2.14。

¹⁸⁴ 《新竹廳報》第86號，1903.3.6。

¹⁸⁵ 《新竹廳報》第105號，1903.6.25。

¹⁸⁶ 《新竹廳報》第141號，1904.3.8。

五、結論

日本領臺之初，地方當局為加強與地方士紳和書房教師之聯絡，乃仿效日本國內行之有年之教育會制度，倡設地方教育會。其形式、幹部組織等雖與日本地方教育會相似，皆推舉地方行政長官或教育行政首長擔任會長，亦屬廣義的教師團體，惟其立會目的、主要成員與會務活動，實頗具特色，由官方立場觀之，可謂為日治初期建立日本近代教育制度之「配套措施」；就臺籍紳民而言，則係銜接舊儒學教育與新教育之橋樑。惜因存在時間甚短，加以其性質與日本一般的地方教育會有別，頗易為人所忽略，而逕以1901年成立之「臺灣教育會」為戰前日本殖民地教育會之嚆矢。事實上，相較於「臺灣教育會」成立初期以日籍教育者為主之人事結構，日治初期之地方教育會係以臺人為主體，透過參與該會，臺人一方面表達其對政策之觀感，一方面吸收新教育之內涵。由是觀之，其對教育會組織在臺灣社會之普及已發揮前導之作用。再者，在臺灣新舊教育制度遞嬗之過程中，其作為官民溝通之橋樑，實具有不可忽視之意義，亦顯示日本當局善於運用統治技術，以漸進方式取得士紳對新教育之認同。正因為如此，書房義塾規程得以在短時間內迅速落實。公學校教育旋在臺灣定著，可謂其來有自。

The Reg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s in Taiwan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Ming-Ju Hsieh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cuss how the reg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was established and what kind of activities it developed, and tries to indicate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colonial Taiwan. Before 1895, the reg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s which are predominantly based on educationists were widespread in Japan. The primary goals were the assistance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the fulfillment of educational policies. In Taiwan, however, the reg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1896-1900) in Tainan, Taipei, Keelung, Taichung, Hsinchu and Taoyuan, were almost founded by local administration in order to conduct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promote the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system. Therefore, the members of the reg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s were mainly Taiwan's scholar-gentry class. Through the associations to communicate with gentry and native teachers, local administration could preach gentry to send their sons to elementary schools and improve the old-style Chinese schools. Briefly, the reg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s played a vital intermediate role between authorities and intellectuals before 1901.

Keywords: education association, sho-bo, private school, public school, the early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